


諸佛皆出自人間  
終不在天上成佛





印順導師生了一個東西方交錯的時空，成長於一個顛沛艱苦的環境。他的一生，在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中，孕育著璀璨的思想之光。而在他平易純真的胸懷中，理出了現代佛教的滄礪生氣。印順導師倡議的【人間佛教】理念，釋迦牟尼佛化世的本懷，關鍵性地影響佛教的發展與實踐。

一九六八年的殊勝因緣，證嚴法師皈依印順導師，「為佛教，為眾生」，力行實踐佛教人間化，日日奔波於「慈濟事，天下事，人間事」，期許人心淨化，社會祥和，天下無災難。

印順導師曾說，他一生隨順因緣，因居而安，其實這隨順及漂泊，不正是見證了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嗎？不正是印證一個永恆的智慧是不擇地而生！而他如落葉般的生命終究變成一條巨大的法船，承載無數苦難的眾生航向覺悟的彼岸。

慈濟醫療團隊有此福報，得以隨侍陪伴導師，至最後一刻。導師的身軀雖已然滅寂，但他的精神及智慧之光將深遠的影響當代及未來的佛教發展。在我們悼念導師遠逝之際，不由敬嘆一個莊嚴偉大的生命，在百年歲月中之圓滿成就。

# 隨侍導師 法喜充滿

## 醫療成員的照護分享

探問每位有緣照顧的醫護人員對於導師的感覺，看到的是不約而同滿臉盈盈的笑容與滿足，似乎說明了與導師相處的一切。

對於證嚴上人的師父——印順導師，大家尊稱為「師公」。照顧師公的醫護人員，或許未曾接觸過他著作等身的佛學書海，無法感受他在全球佛教界的巨擘地位；但陪伴在這一百年長者身側的他們，莫不感受到一位大修行者的無聲說法、自在輕安，自自然然的生起歡喜心。

去年曾專責照顧導師的游雅慧回憶道，一獲知要照顧印順導師，心理壓力真是大，她說：「可是一開始照顧以後，下班時間到了，都捨不得下班。」現轉任院長室的王長禱，更是會利用下班時間，主動去親近導師，她說道：「只要看到導師的笑容，一整天的煩惱都消失了」。

內科加護病房的陳淑琴，一畢業就來到慈濟醫院，至今已四年多。去年被安排為師公的專門護理人員之一，她只覺得是盡本分。導師去年及今年皆是因心臟包膜積水而住院，而於五月九日則由



於呼吸急促而轉入內科加護病房，淑琴又有機會照護重症中的導師。

她說，「師公因為呼吸很喘所以到這裡治療，約一個星期的時間，我們幫師公抽心包膜積液，在十六床，應該身體會很不舒服，但他總是微笑、點頭」。而當五月二十日再次轉入加護病房時，位置在十八床，意識就比較不清醒，睡覺的時間拉長了。

印順導師的治療團隊由院長林欣榮主持，所有相關科別醫師克盡職守地付出。主治醫師心臟內科王志鴻副院長總是盡可能地每天來巡房，有時是早上四、五點，出發去玉里、關山分院看診前；有時是大半夜，開完刀後；在新店義診期間，也一定電話聯繫，總是要完全掌握師公的病情進展。

而負責導師全靜脈營養的楊福麟主任，也總是從合心樓外科加護病房「大



老遠」過來，縱使行程忙碌，常常還是待上好一會兒，仔細端詳、觀察導師的營養補給狀況。

照顧師公的醫護同仁，一致讚嘆師公是「最配合的病人」、「不喜歡麻煩別人」，長禱說：「師公會幫你顧好點滴」，雅慧和淑琴分別都說：「師公每天要吃將近十顆的藥，師公會皺皺眉頭、或輕輕搖頭，然後乖乖把藥吃完。」

影像醫學部李超群主任臨床上看過不知多少病患的腦部MRI，從科學的角度，他非常驚異於導師一百歲的年紀，能保有異於常人的清晰頭腦，「MRI上看到的腦血管，沒有老化現象」。

印順導師以清明的智慧愛護著弟子，對於當年證嚴上人年紀輕輕即一肩扛起慈悲濟世的天下事，導師說：「他那麼嬌小一個身軀，扛起那麼大的擔子，怎麼說，我不是反對，我是讚嘆的啊！」

導師不願具名、持續捐贈地護持慈濟，默默地開始推動社會匯集愛心。

慈濟醫療志業體成員謹記導師所言「淨心第一，利他為上」，堅守崗位，守護生命，心中祈願印順導師早早乘願回返人間，續發佛教正覺之音。

# 緬懷印順導師

文／王長禱 花蓮慈濟醫院院長室



因緣，是那樣的真實，  
那樣的不可思議！  
有些特殊因緣，一直到現在，  
還只能說因緣不可思議

摘自《平凡的一生》

與師公的因緣，應該追溯到九十一年，負責當精舍與醫院的統一窗口，但一直無緣見到師公，只先認識負責照顧師公的侍者明聖師伯，一直到九十二年隨師上人行腳到台中拜見師公，才有幸見到師公。

與師公真正的親近則是去年五月，師公因肋膜積水住院，雖然我不是主要負責照顧師公的護士，但因為與師公的那份緣，每天下班時間一定到師公那裡報到，陪師公講講話(其實大部份都是我在說話)，一堆人坐著小板凳，圍著師公，

幫師公洗腳的洗腳、按摩的按摩，做運動的做運動，有時甚至依著師公，聽師公講話，那種溫馨、孺慕之情的畫面，讓我永生難忘。

師公的笑容也是讓我不由得去親近他的另一個理由，不知道為什麼，看到師公就會讓我心生歡喜，有時整個煩躁的心就這樣平靜下來，甚至解不開的結，看到師公超凡的氣度，簡單的開示，就一切迎刃釋懷。

## 百歲嵩壽

今年的四月，師公再次住院，體力、精神狀況就比較虛弱，醫療團隊更是全心全意的照顧師公，四月二十日，師公百歲嵩壽，前一星期，醫療團隊就非常努力希望嵩壽當天，師公的身體狀況是能上台接受眾弟子的跪拜祝福，一方面讓師公能分享眾弟子的孝心，一方面也讓師公的弟子們能放心，前一天更是緊鑼密鼓，不下百次的一直勘查路線，規劃動線，就是希望嵩壽當天，一切都能非常圓滿進行。

我如一片落葉，在水面上流著，只是隨因緣流去，流到盡頭，就會慢慢的沉下去。

摘自《平凡的一生》



五月初師公病情每況愈下，住進加護病房，醫療團隊更是不鬆懈的盡心照顧，五月二十日，師公的心跳曾經低於六十以下，醫療團隊非常擔心師公可能無法撐過二十四小時。當天晚上一直守護在師公病榻前，握著師公的手，看著師公安詳的睡顏，心中雖然不捨，但看著師公受病痛的折磨，更是心痛，時間就在陪伴哀傷中慢慢渡過，一直到午夜回宿舍睡覺，仍一直不是很安穩，一大早起床就又直奔加護病房，沒想到凌晨一點鐘，師公竟然奇蹟式的，心跳一跳就是八十幾下，血壓也上升回來，就這樣師公又多陪伴我們半個多月。

六月三日下午，下了班，如同往常一樣到加護病房去陪伴師公，一到床前就看到上人及醫療團隊醫師圍著師公，當下心裡非常害怕，師公是不是病情有所變化，趕忙抬頭看著心電圖監視器，師公的生命徵象——心跳及血壓有著不規則的跳動，此時上人正俯身跟師公說話，突然辛裕隆醫師告訴上人，師公的腦波有著明顯的波動，表示師公對上人所說的話是有反應的，大家聽了都非常的歡喜，辛醫師說師公的腦波是睡眠波，我們則解釋師公現在是在「禪定」當中。

六月四日上午，九點半左右，接到了電話，師公的心跳血壓開始往下掉，趕忙趕到加護病房，看著監視器一直閃著紅燈，心裡知道師公已經選定好時間，

要離開我們，此時上人也趕到，俯著身輕輕的對著師公說話，而我則是紅著眼眶站在外面看著上人對著師公說話，當上人講完話，就聽到噹的一聲，師公的心跳就呈一直線，此時大家含著淚，忍著悲痛，全體跟著上人向師公跪拜，師公就這麼安詳自在的圓寂。

六月五日早上，醫院同仁集體集合一起至慈濟大學追思堂，瞻仰師公儀容，當我隨著一聲聲的佛號，進入莊嚴肅穆的追思堂時，眼淚已經不聽使喚的流了下來，繞著師公的棺木，看著師公的容顏，悲痛的心再也忍不住哭泣起來，師公真的已經離開我們了！

六月六日清晨，天色尚未破曉，全志業體的同仁已經集合完畢，等著恭送師公法體離開花蓮回到福嚴精舍，在靜寂無聲的等待中，與師公親近的畫面，一幕幕從眼前閃過——

師公慈祥的笑容、專注看報的神情、始終如一的萬年菜單，很努力的一顆顆吞著藥丸、很盡責的保護著幫他打上的點滴、很費力的邁著腳步移動、很無憂的快速進入睡眠中、很自在的接受病痛、很安詳的在禪定之中。

看著靈車緩緩的向門口開動，此時淚水已經模糊了我的雙眼，但心中卻浮上的是師公慈祥的笑容。

